

新中國 文藝叢刊

Sinzhungguo Wenji Cungkan

3

魯迅紀念特輯

魯迅的日常生活：宋景

魯迅的創作方法：巴人

魯迅與尼采：洛蝕文

新中國文藝叢刊

3

魯迅紀念特輯

讀書生活出版社

X, 1939

新中國文藝叢刊 3

魯迅紀念特輯

Lai Sin Ginian Tezi

編輯者：

新中國文藝社

出版者：

新中國文藝社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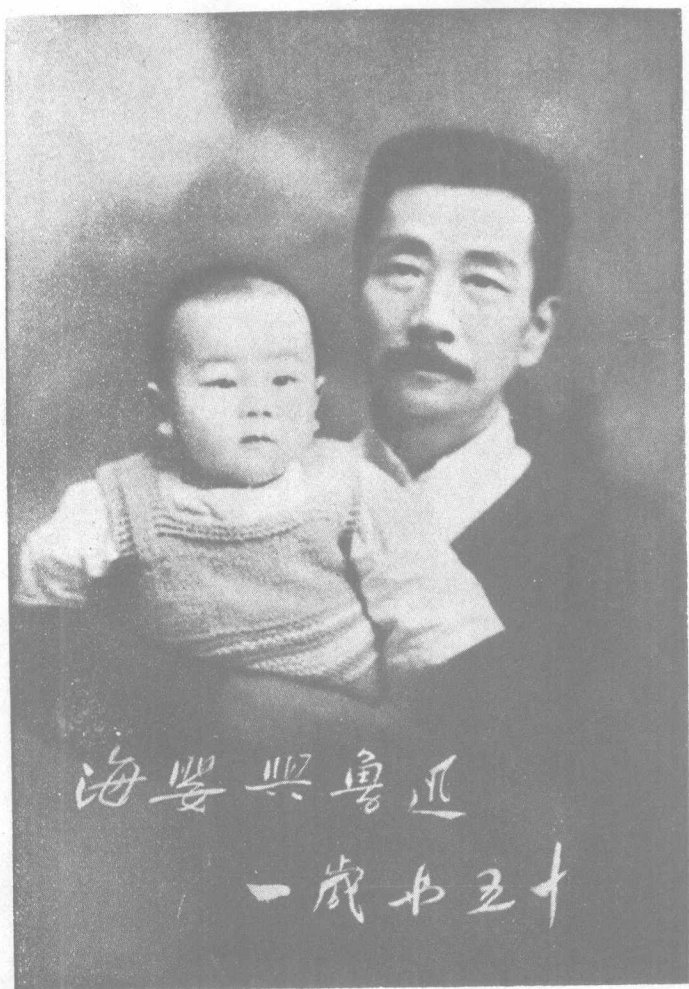
香港 德輔道中 三十三號 三樓
 重慶 武庫街 一百一十二號
 成都 祠堂街 七十二號
 昆明 華山南路 九十九號
 貴陽 中華南路 五十七號
 桂林 桂西路 十七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或轉載

沿內地海價：國幣六角
 國內地價：國幣八角



海嬰與魯迅

一歲半五寸

(本劇影電)

年八一九一在甯列

蘇聯抗戰的偉大史劇 堅苦奮鬥的絕好榜樣

蘇聯卡·A·托洛茨基著 林淡秋譯

在蘇聯的抗戰建國的

過程之中，一九一八是最困苦艱難的一年；甚至列甯本身也受了危害。然而，在列甯領導之下的俄國人民以堅忍奮鬥的精神克服了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偉業。

藝術家茲拉托戈洛瓦

及卡普勒把這些史實具象化，給與讀者和觀眾鮮活的印像，因而煽起他們爭生存的熱情與勇氣，不但提示歷史的教訓而已。

在譯者的多數譯文之中，本書可以說是更為成熟，更為精練的勞作。

三十二本開 · 七百七十七頁 · 附精美銅圖十餘幀
沿海價七角 · 內地價九角

新中國文藝叢刊第二輯

高爾基與中國

小說六篇 高爾基作

一個婦人……應服翠譯

再關於惡魔……尚夷譯

快人……適夷譯

一枚銅幣……滿濤譯

江輪上……黃峯譯

尼魯希加……岳昭譯

論文雜文九篇 高爾基等作

高爾基致孫中山書……什之譯

高爾基與中國……什之譯

『文化的主人翁們』……史篤譯

站在那一邊？……蔣天佐譯

高爾基與現實主義……滿濤譯

藝術與工藝……蕭岱譯

第一次會見高爾基……羅稷南譯

『敬愛的兒童』……什之譯

全書十六萬言 · 三百廿餘頁 · 三十二開本 · 沿海價六角 · 內地價八角

讀書生活出版社

蘇聯百科全書之一

米定·易希金柯編著

辯證法唯物論辭典

平生·執之·乃剛·麥園 合譯

思想的昏亂多半由于觀念的模糊；所以，表現觀念的名詞和語彙必須有明白確定的界說。

從來一般哲學辭典都祇把哲學名詞和語彙各個孤立地分條羅列出來，給以抽象的折衷解釋，並沒有一貫的立場和嚴整的系統，更沒有說明這些名詞和語彙的社會根源。

本書是蘇聯哲學界清算德波林派之後的產物，不但糾正了上述的弱點和不正確的理論，而且積極地具備着科學的世界觀的體系。

本書集四人之力，歷時兩年，經過多次修改，譯者們的嚴肅態度和明快作風是可以證明于讀者之前的。

全書四十卷，重金燙平裝，三十三頁，餘十餘道林紙，萬餘字，六十開本，定價二角八分，精裝定價二元二角，布裝定價一元二角。

讀書生活出版社

目錄

海嬰與魯迅——一歲與五十

魯迅紀念特輯

魯迅的日常生活.....景宋〔一〕

魯迅的創作方法.....巴人〔十四〕

魯迅與尼采.....洛蝕文〔四〇〕

魯迅與詩歌.....錫金〔七二〕

魯迅與俄國文學（蘇聯V·羅果夫作）.....見譯〔八七〕

熬特·搏擊·紀念先生.....白鶴〔九二〕

長明燈.....容納等集體改編〔九四〕

小說

陸默.....田青〔一九〕

春天.....嚴文井〔二三〕

徘徊.....司徒宗〔四一〕

詩歌

墮胎

許幸之〔一六〇〕

散文

亭子間裏

魏金枝〔一六八〕

燈

應服羣〔一七四〕

紀念一個遇難的人

石靈〔一八〇〕

憶

鐘望陽〔一八七〕

白 補

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

〔十三〕

美報對魯迅的評價

〔三九〕

蘇聯『文學』上的魯迅

〔一八〕

高爾基集體農莊

〔七一〕

英國作家告中國人民

〔八六〕

榮獲政府勳章的蘇聯名作家

〔一七九〕

烏克蘭名劇家柯尼楚克的新作

〔一八六〕

蘇聯今日的电影

〔一九六〕

編後

〔一九五〕

魯迅的日常生活

景宋

——起居習慣及飲食嗜好等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祇不過佔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強，比較起許多他的老朋友，還是知道得不算多，寫起來未必能周到。不過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爲研究這時代的中國思想者，就是一飲一息，也不少可資參考的。爲了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拿起筆來了。然而每回關於談到他的一切，却使我傷慟，時常眼睛被水蒸汽蒙住了，以致攔起筆來。我願意追述他，又怕追述他，更怕追述得歪曲了，喪失了我對於他的敬意。我誠然做過他的門徒，但離開了學生生活之後還是一樣敬重的我的導師，我將能怎樣描寫我心中所願意說的話？

『囚首垢面而談詩書，』這是古人的一句成語，拿來轉贈給魯迅先生，是很恰當的。我推測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驚世駭俗，老實說，還是浮奢之風，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評衡一般事態，對人如此，對自己也一樣。

做學生的時候，我會正如一般玩童，邊聽講邊把這位滿身補釘，不滿天星斗，一團漆黑，長髮直豎的先生速寫起來。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爲什麼？後來比較熟識了，我問他是不是特意做成這樣的『保護色』，使人不注意？他好像默認地笑了，這時我以為探尋到什麼似的喜悅，給我猜中了罷。

其實，沈迷於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們，對於物質的注意是很相反的，有誰見過那些發明家，在沈淪於學問的研求時，還時刻想到他的生活？爲了醫學上的研究，甚至把有害生命的細菌也吞到自己肚子裏做實際試驗的精神貫注，不顧一切的人，不是也聽到過的嗎？所以魯迅的一種寒倉之狀，正不足爲奇的。

另外的原因，他對於衣服極不講究，也許是一種反感使然。據他自己說，小的時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勢必時常監視警告，於是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寧可穿得壞些，布製的更好。方便的時候，譬如喫完點心糖菓之類，他手邊如果沒有揩布，他可以很隨便地往身上一揩。初到上海的時候，久穿了的藍布夾襖破了，我買到藍色的毛葛換做一件，做好之後，他無論如何不肯穿在身上，說是滑溜溜不舒服的。沒有法子，這件衣服轉贈別人，從此

不敢做這一類質地的衣料。直到他最後的一年，身體瘦弱得很，經不起重壓，特做一件絲棉的棕色胡縐長袍，但是穿不到幾次就變成臨終穿在身上的屍衣，恐怕這算是成人以後最講究的一件了。

他對於幼年穿新衣的不自由，給予深刻的印象，所以對於海嬰的衣着也一樣，穿了之後，是不願意叫他當心的，如果他的小手也措在身上，那算是和父親學樣，滿不在乎的，可憐就是我在旁邊看到的不舒服，也不好干涉，這時完全孤立了。

孔子的『棲棲遑遑』是爲的周游列國想做官來達到他改革社會的理想。而魯迅也終日『棲棲遑遑』地『席不暇暖』，却爲的是人手少，要急着做的事情正多，他一以當百還嫌不夠。他時常說：『中國多幾個像我一樣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個中國不是這樣了。』所以一面自己加緊工作，一面尋求精神的戰士。

有些青年，是那麼熱切地登門求教。在北平，我所見到的他的寓所，是時常川流不息地一批去了又來一批，甚至錯過了喫飯的時間來陪客的。自然這其中也許有些不過是來聽聽他的幽默談話，博得輕鬆的一笑而去。這當然對於他是一種損害，但更不乏至誠至敬地來求教的人。他

絕不忍爲了寶愛自己的光陰而拒却過。有時談興正濃，他反而會留你多坐一會。誠摯而又沈潛，久之意氣相投，和他共鳴的精神戰士，以他做軸心，而放散到四面八方的不知凡幾。

因爲工作的繁忙和來客的 unlimited，魯迅生活是起居無時的。大概在北平時，平均每天到夜裏十一——十二時始客散。之後，如果沒有什麼急待準備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書，二時左右就入睡了。他並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體，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三兩小時，衣裳不脫，甚至蓋被不用。就這樣，像兵士伏在戰壕休息一下一樣，又像北平話的『打一個盹』，翻個身醒了，抽一支烟，起來泡杯濃清茶，有糖菓點心呢，也許多少喫些，又寫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這個時候產生出來的。有時寫興正濃，放不下筆，直至東方發白，是常有的事。在彷徨中的傷逝，他是一口氣寫成功的。勸他休息，他就說：『寫小說是不能夠休息的，過了一夜，那個創造的人的脾氣也許會兩樣，寫出來就不像豫料的一樣，甚至會相反的了。』又說：『寫文章的人，生活是無法調整的，我真佩服外國作家的定出時間來，到時候了，立刻停筆做別的事，我却沒有這本領。』

但是他的脾氣也並非一成不變。在上海，頭髮也不那麼長了，衣服也不一定補釘了，差不多的時候也肯抽出時間做清潔運動了，他並不過分孤行己意，有時也體諒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別

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爲他而使別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覺察到我的疲倦，會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斷工作的匆忙，沒有多聚談的機會，每每贖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幾分鐘。臨到我要睡下了，他總是說：『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嗎？』『好的。』那麼他會躺在旁邊，很從容地談些國家大事或友朋往來，或小孩子與家務，或文壇情形。談得起勁，他就要求說：『我再抽一支煙好嗎？』同意了，他會談得更高興，但不爭氣的多是我，沒有振作精神領受他的談話，有時當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睏熟了，他這時會輕輕地走開，自己去做他急待動筆的譯作。

偶然也會例外，那是因爲我不加檢點地不知什麼時候說了話，使他聽到不以爲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麼不痛快，白天，人事紛繁，和友朋來往，是毫不覺得的，但到夜裏，兩人相對的時候，他就沈默，沈默到要死。最厲害的時候，會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樣，一切不聞不應，那時候我真痛苦萬狀。爲了我的過失嗎？打我罵我都可以，爲什麼弄到無言！如果真是輕蔑之極了，那我們可以走開，不是誰都沒有勉強過誰嗎？我不是傷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棄。他不高興時，會半夜裏喝許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時候。更會像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萊謨斯一樣，（用何凝先的譬語）跑到空地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說：像受傷了的羊，跑到草地去舐乾自己的

傷口跑到沒有人的空地地方蹲着，或睡倒。這些情形，我見過不止一次，我能這時候把他丟下不理嗎？有一次，夜飯之後睡到黑黑的涼台地上，給三四歲的海嬰尋到了，他也一聲不響地並排睡下，我不禁轉悲爲笑，而魯迅這時倒扒起身來了。他決不是故意和我過不去，他時常說：『我們的感情算好的。』我明白他的天真，他對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對愛人或者會更苛求，後來看到海嬰的對我時常多方刁難，更懂得了爲什麼對最關切的人如此相待。受到社會上許多磨難的他，一有接觸，會千百倍於常人的看法的。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時如何自處，向他發怒嗎？那不是我所能夠。向他討饒嗎？有時實在莫明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個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饒什麼。抑鬱，愁悶，悵惘，彷徨，真想痛哭一場，然而這是弱者的行徑，不願意。就這樣，沈默對沈默，至多不過一天半天，慢慢雨散雲消，陽光出來了。他會解釋似地說：『我這個人脾氣真不好。』『因爲你是先生，我多少讓你些，如果是年齡相仿的對手，我不會這樣的。』這是我的答話。但他馬上會說：『這我知道。』

他處理他的書籍文具，似乎是比生命還着重，看看他的衣身，是不會想到這樣一個相反的對照的。比如書齷齪了，急起來他會把衣袖去揩拭，手不乾淨，也一定洗好纔翻看。書架的書，是非常之整齊，一切的文具用品，是他經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許放亂，他常說：『東西要有一定的

位置，拿起來便當，譬如醫藥瓶子，換了地方，藥劑師是會犯錯配藥的危險的。」他處理用品，就像藥房的整然有序，無論怎樣忙，寫完字之後，一定把桌面收理好，然後纔做別的事。他的抽屜，也一樣，有秩序，是不願意人搬弄的。在北平時，他小小的寢室，經常也是會客室，怕人家隨手翻亂他的書，所以愛好欣賞些的，總是收藏在較不注意的地方。他更不願意借書給人，除非萬不得已。遇到來借，倒不如另買一本贈送較妥。有時送給他的叢書，爲了急於把同類的包藏起來，就是我預備看時也會嫌等得太久而包起的，曹禺先生的日出，我就沒有看完，給劃然中止，好像電影正開到一半停住了的不舒服。但是如果海嬰來搶他看開的書，或翻弄他的圖畫書，他却從未阻止過，至多叫我在旁邊幫忙照料，讓他看完纔收好。他對於幼小者的同情，不肯拂逆他的意志，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一樣，甚至對於他酷愛的書也如此。

他對於書的看重，我沒有見過第二個人像他這樣，比如人家送他的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的定期刊物，他看完之後，總是每五六冊做一包，紮好，寫上書名和第幾期至第幾期，以便檢查。凡是他包過的書，那方正緊湊，拆開之後，我是再也不能照樣包好的。他不但包得好，對於紮的繩子也很留意，如果是好些的書，或線裝本，紮時一定揀那些有漿質棉線做的繩子，免得紮的地方日

久留一條線痕。就是這遍平的棉繩，紮時也要攤平，線頭的結，一定要打在書的邊緣，省得將來壓着一個結的痕跡。有時人們送給他的定期刊物如文學之類，偶然收到一本裝訂不大齊正的，他一定另外託人再買一本較好的換過。自己印好的書，也首先揀出兩部，包存起來。這愛惜的書，我很對不起他，自他死後，未能好好地整理妥存起來，不免有些污損的了。

對於線裝書，他也能夠拆散，修理，裝訂完好。像北平箋譜的線裝之外，更布包角頭，遇有缺葉時，都是他自己拆添完善，和原來一樣齊正。而且訂的雙線也一定使他平行，絕不肯讓其絞纏一起。有時對於太舊的古書，兩頭都被塵埃染黑了，他也會一手緊壓，一手用浮水石把他磨乾淨，使之煥然一新。

洋裝書如果是時常用到的，他就先包一張書皮，省得齷齪。送給我的好些新書，他更歡喜把臘光紙給包一張封面。在北平，有時到他那裏，他會把四五本自己寫作和別人的著作，每本都用雪白的紙包好見贈，接到手真不知如何從心底感謝呢。

他不但包裝書好，信封也做得好，大約一些老朋友還記得收到過用他親手做的信封的。在北平時，常常看見他把寄來的比較大而質厚的信封翻轉面，更有時是把一張長方紙做成一隻

信封，非常之齊整勻稱，絕不至斜，大小異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純熟而又敏捷，一下子做出一批來了。既能把包裹紙改成信封，真所謂化無用爲有用，更於他那時的經濟條件適合。但我還不了解他的苦心，反而向他惡作劇似地諷刺，把見到的紙張都疊起來請他做信封。然而他何必多作辯解呢，祇笑一笑就是了。想起來多難過，我太膚淺，類似這樣的搗亂真可惡！

說到廢紙做信封，我更憶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每於包裹的東西拆開之後，不但紙張攤平，放好，留待應用，而且更把繩子捲好，集在一起，豫備要用的時候，可以選擇其長短粗細，適當地用。自然這些無關大體的瑣屑細微之極的枝葉問題，或者是毫不足道的。在一些大人先生們，或洋博士之流，何嘗會把這箋箋放在眼裏。而他則正惟其如此，日積月累地，隨時隨地可省則省，留有用的金錢，做些於人於社會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區區收入，再不處處儉省，怎能做到他當時所願做的呢。

有些地方他却願意節省，例如住房子。我們初到上海，不過兩個人，平常租一層樓就夠用了，而他却要獨幢的三層樓，寧可讓他空出些地方來，比較舒服，雖然女工倒是不用。喫的東西雖隨便，但是隔夜的菜是不大歡喜吃的，祇有火腿他還愛喫，豫備出來不一定一餐用完，那麼連用